

中國近代史研究

蔣廷黻著



中國近代史研究

蔣廷黻著

蔣廷黻先生是世所週知當代「近代史」權威，他在近代史的研究方面見解精闢，出語不凡，挖掘歷史真相，並呈露歷史真相，將歷史研究帶出了「春秋大義」或「資治通鑑」式的主觀論斷，為中國新史學的開端。本書包括氏著「中國近代史大綱」、「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議論文字及相關論文、序文十篇，從這些篇章可以了解先生治學之方法，並窺中國近代史之大要。











蔣廷黻著

中國近代史研究



里仁書局印行



作者小傳

蔣廷黻(1894—1965)，湖南邵陽人，一九一八年美國奧伯林學院畢業，一九二三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南開大學教授，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清華大學教授，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八年駐蘇大使，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七年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署長，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六二年駐聯合國常任代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駐美大使，一九六五年總統府資政。

蔣氏在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方面，見解精闢，出語不凡。能挖掘歷史真相，並呈露歷史真相，糾正了以外國單方面的文件為根據的偏頗，並將歷史研究帶出了「春秋大義」或「資治通鑑」式的主觀論斷，為中國新史學的開端。著作有「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大綱」及一些論文，今將「中國近代史大綱」、「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議論文字及相關論文、序文十一篇輯為「中國近代史研究」，提供讀者參考。



中國近代史研究目錄

評清史稿邦交志·····	一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卷	
自序·····	一三
各章節引論·····	一七
琦善與鴉片戰爭·····	三五
東北外交史中的日俄密約·····	五七
外交史及外交史料·····	六三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小引·····	七七
最近三百年東北外患史（從順治到咸豐）·····	七九
東北問題的新史料·····	一四〇
姚薇元「鴉片戰爭史事考」序·····	一四四
從日俄對敵到日俄合作·····	一四七
民國初年之中日關係·····	一五一

目 錄

「清季外交史料」序	一五六
中國與近代世界的大變局	一五八
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中卷	
自序	二〇三
各章節引論	二〇七
中國近代史大綱	二二五

評清史稿邦交志

中國舊有之正史，皆無邦交志一門，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時代變遷使然也。有清以前，中國惟有藩屬之控制馭夷懷遠諸政，無所謂邦交。春秋戰國之合從連橫，不過等於西洋封建時代諸侯之爭鬪；雖遠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國際交涉；然時代之局勢與精神，實與十九世紀中外之關係迥然不同。李氏鴻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寧及天津條約爲古今之大變局一語，激時人之圖自強。此可謂知時之言也。故清史尙無邦交志，則清史無從理解，即今日中國之時局，亦無從探研。主持清史稿諸公，能不爲成法所束，而創邦交志一門，足證諸公之能審時察勢，亦足證今日中國思想之進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雖爲新創；然邦交志之書法及其根本史學觀念，則純爲襲舊。批評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語加之，亦不爲過當。近百年來中外關係之大變遷何在？其變遷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無所貢獻，且直不知此二問題爲撰邦交志者之主要問題也。至於近百年來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同治條約、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戰爭、中日戰爭、瓜分與排外、東三省之國際問題等，皆邦交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說明各案之所以成問題，又不指定各案結束之得失，其史學上之價值，可想而知。

或謂邦交志，既循舊史體裁，不可以新史學之眼光評論之。所謂時代之背景及時代之變遷，皆舊

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專以責難邦交志也。雖然舊史界對於史事真確的審定，及事與事之輕重權衡，自有其嚴密之紀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實，在在皆是，後當列舉。至於史事輕重之缺評斷，請就英吉利部論之。

邦交志共分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國爲一卷，瑞典那威丹麥和蘭日斯巴尼亞比利時義大利合爲一卷，奧斯馬加秘魯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剛果又合爲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爲最多，共二十八頁，頁二十六行，行三十字。邦交志對於中英關係之輕重評斷，可從下表知其梗概：

論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論鴉片戰爭者，百零五行。

論馬加理案及煙臺條約者，五十二行。

論中英緬甸交涉者，前後共四十六行。

論鴉片稅則者，四十四行。

論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關係者，四十行。

論咸豐七年至十年之戰爭者（內包括廣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條約、通州之役、外兵入京、圓明園之被焚及北京條約）共三十六行。

論馬凱條約者，三十二行。

論滬寧鐵路，二十三行。

論同治時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論庚子拳匪者，九行。

論威海衛之租借者，七行。

論德宗大婚英贈自鳴鐘者，三行。

論九龍租地之擴充者，半行。

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兩廣總督葉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熱河、英人之焚圓明園諸事，共佔篇幅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贈自鳴鐘顯非軍國大事，鐘上所刻之祝辭（日月同明。報十二時。吉祥如意。天地合德。慶億萬年。富貴壽康。見邦交志二第十七頁），非字字載諸史乘不可；而於九龍之展界，則以半行了之；輕重顛倒，史家之判斷何在？邦交志於記事，既無輕重的權衡，於史事真確之審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細加考察。則又知其不然。茲特列舉數端，以供讀者參考：

甲、俄羅斯部：

（1）俄羅斯地跨亞細亞歐羅巴兩洲北境（第一頁第二行）。

按歐洲北境不屬俄者，尚有瑞典那威不列顛諸國。如其說俄有歐之北境，不若說俄有歐之東半。蓋東半僅博耳幹半島，不屬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兩附貿易人至京奏書（第一頁第七八行）。

會荷蘭貢使至（第一頁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貢（第一頁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國。派使來華以通和好者，几十數次。每次均携有本國元首致中國皇帝或宰相文書及禮

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實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飾以欺上，概稱外邦之公使爲貢使，公文爲奏摺，禮物爲貢物；甚至翻譯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書爲奏稟，史家似不應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謬誤類此者，不勝枚舉，下不復贅。

(3) 俄國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頁第一行）。

按俄國無近大西洋之邊界。

(4) 後遂有四國聯盟合從稱兵之事（第二頁第二十二行）。

按咸豐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國聯盟稱兵之事，無四國聯盟稱兵之事。英法屢求美國加入盟約，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聯盟稱兵。俄國事先向英法聲明，中國既未違犯中俄條約，俄無宣戰之理，且向中國自稱爲中國惟一之友。

(5) 俄帝遂遣海軍中將尼伯爾斯克爲貝加爾號艦長，使視察堪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龍江探險之任，與木喇福岳偕乘船入黑龍江（第三頁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爾斯克（Nevelsky）與木喇福岳福（Muraviev）並非同時同路入黑龍江。尼氏之任專任探險。由堪察加南駛，路過庫頁島，發現庫頁實係一島非半島。後由黑龍江口溯流而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西曆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木氏率艦隊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龍江順流而下，事在咸豐四年，即西曆一千八百五十四年。路對東西，時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龍江」乎？

(6) 十年秋中國與英法再開戰，聯軍陷北京，帝狩熱河，命恭親王議和，伊格那提業福出任調停。恭親王乃與英法訂北京和約。伊格那提業福要中政府將兩國共管之烏蘇里河以東至海之地讓與俄以爲報。十月與定北京續約（第三頁第二十一至二十四頁）。

按是役伊格提業福之外交，非出任調停讓與俄以爲報二語，足以傳其實。伊氏告英法公使曰：「中廷態度頑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與中國之執政者頗相識，願竭力勸其就範。」同時又告恭親王曰：「英懷叵測，吾願調度以減其鋒」。迄中英北京條約既定，英兵有不即撤之勢。伊氏又言於恭親王曰：「英之野心於此可見，吾往說之，或可挽回。」後數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實則額爾金爵士（Lord Elgin）全無違約不退兵之意，其不即撤者，一時交通之困難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挾此要索，而恭親王不察遂割吉林省之海岸以報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豈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之姦詐以告國人。（參看 Cordier, 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 Paris, 1906, p. 121, 187, 209, 241.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2 Vols. London, 1900 Vol. 1, pp. 159-359)

(7) 崇厚將赴黑海畫押回國，而恭親王奕訢等，以崇厚所定條款，損失甚大，請飭下李鴻章左宗棠沈葆楨金順錫齡等，將各條分別酌核密陳。於是李鴻章及一時言事之臣交章彈劾，而洗馬張之洞抗爭尤力（第九頁第三至五行）。按當時言事之臣，誠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彈劾。張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極刑。然李鴻章之議論，則反是。其覆議伊犁條約奏摺，雖明陳通商與分界之弊，然謂通商一項。可在用人行政上補救，分界一項則勢難爭，即爭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難守。李之主旨，在承認崇厚之條約也。其致總署及朋僚書，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敗，在勢不在人。李氏對伊犁之態度，始終一貫。當同治末年光緒元年政府議海防塞防孰緩孰急之際，李氏即主暫棄新疆以重海防。新疆尚可棄，何況伊犁之一隅？無怪以後于崇厚之約，李氏與言事之臣，大相徑庭也。（參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頁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頁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卷十五頁十。又卷十六頁五頁七頁十二頁十七，又卷十七頁十八，譯署函稿卷十頁十七。當時言論不止分主和與主戰兩派，可參看劉忠誠公文牘卷八頁